



深度

纪录片访谈

朱声仄拍摄《完美现在时》：在中国，这些做直播和看直播的人们

做直播的人，生存状态是积极的，至少是想尝试变得乐观，不然怎会愿意与人分享？而许多处在类似处境的人，可能没有勇气直播，把自己封闭在孤独和困扰中.....

特约作者 谢以萱 发自鹿特丹 | 2019-03-27



朱声仄的最新作品《完美现在时》（Present.Perfect., 2019）全由网路直播画面剪接而成，带有纪录片本色，主题聚焦于中国当前火红的直播现象。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独立电影工作者朱声仄的最新作品《完美现在时》（Present.Perfect., 2019）获得今年鹿特丹影展最高荣誉金虎奖的肯定。这部黑白影片全由网路直播画面剪接而成，带有纪录片本色，又饱含对影像形式、拍摄者与被摄者关系的诘问与思考，尽管其他参赛影片可能制作上相对精良，但《完美现在时》仍然脱颖而出。

影片的主题聚焦于中国当前火红的直播现象。根据 2017 年统计，无论是自己担任主播、观看直播或是分享直播影片，在中国已有超过 4.2 亿用户经常使用直播这一媒介。许多“流量顶级”的主播一跃而成网红，有经纪公司签约，身价飞涨。直播平台每日产出成千上万视频片段，透过网络触及散布世界数以百万计的用户，直播所衍生的现象近几年在中国是难以忽视的议题。《完美现在时》由摄录自不同直播的片段剪接而成，以数字分成四个段落，第一段和第二段迎客式开场，以群像方式呈现中国直播生态的多样性，剪入不同主播画面，有些段落甚至颇为猎奇——如在工地展演蛤蟆功的男子、去上厕所也要直播的女子。随时间推进，影像推叠，第三、四段则聚焦数位主播，呈现其生活型态、想法与价值观。

朱声仄身为影像工作者，对此伴随新技术而产生的影音媒介很感兴趣，但真正引起她希望对此媒介一探究竟的，乃是 2017 年一起于直播过程坠楼死亡的不幸事件——有名二十多岁的长沙青年在一栋高楼上徒手表演，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结果摔下高楼当场死亡，而那画面透过直播被看见，“为什么人们要冒著生命危险做这样的直播？”这令朱声仄相当震撼。抱持著对此现象的疑问，这位一向是拎摄影机出门拍摄的导演，展开了在电脑萤幕前游走于直播间、日日夜夜收看直播视频的生活。而这一看，便持续了十个多月。

中国社会边缘人

“一开始我不断被各种千奇百怪的直播震撼到，很奇葩啊，吃虫子、铁沙掌，为了吸睛、吸引粉丝订阅，居然这也能直播！一开始我就只是不停的看，也不知道哪些平台适合我，所以就每个平台都找，大概看了一百多个人，也可能更多。这些直播影像很草根、很有生命力和创造力。”朱声仄聊到这段如大海捞针般不确定这题材该如何著手的阶段，原本平稳的语气也不免加速。

就这样看了四、五个月以后，朱声仄逐渐知道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我发现中国的直播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播打线上游戏的画面给别人看，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坐著聊

天或唱歌跳舞，做一些娱乐观众的事情，那些我基本上不看；或者有些人为了吸引观众，刻意做奇怪的事情直播，那些我也不太看，看多了觉得没有意思。”

朱声仄观察到在直播的生态中，有一小群主播与主流的主播不同：他们没什么粉丝，做直播不是为了成名、赚钱；虽然在镜头前直播，自然具备展演的性质，但是表演给他人看、讨好粉丝并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做直播是为了交朋友，而不是为了赚钱或想变成网红。也许他们一开始有赚钱的想法，但比较多是透过直播这媒介作为和外界交流的方式。观察到这些后，我便定下主题，朝这方向去做。”于是朱声仄锁定了三、四十个人订阅他们的直播，持续看才慢慢找到自己想关注的焦点。

“他们有个共通点，那就是生活圈很小，在现实中没办法和人交流，或很少机会和人交流的人。”

此前，还有一部以直播作为主题的纪录片——《虚你人生》（People's Republic of Desire, 2018），关注两位异军突起的中国火红直播客在网路平台追名逐利、深陷欲望与资本旋涡。而朱声仄《完美现在时》关注的并非那些拥有上百万粉丝、商机无限的大主播，反而将观看的视角转向了那些少有人订阅、非主流价值观定义的成功的主播，“他们有个共通点，那就是生活圈很小，可能因为工作性质、地理位置、社会阶级、先天残疾等各种因素，在现实中没办法和人交流，或很少机会和人交流的人。”有的是成衣工厂的女工，有的是奋力卖唱的街头艺人，有的是肢体残疾的人士，他们往往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可能身处偏远的乡村，位处社会底层，几乎可说是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比如片中在成衣厂工作的女生，是一位才 23 岁的单亲妈妈，独自带著女儿工作生活，她经常说她一个月只能休息一天，每天都是从早工作到晚，工作十多个小时，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很难与外人互动，生活圈很小。我特别喜欢她的性格，大部分的主播都会讨好观众，这样才能收到礼物才会被订阅、分享，但她不是，她说话很直白，毫不掩饰自己。”

拍摄直播带来的焦虑

从朱声仄挑选的主要人物中，可以看到她作为一位电影工作者，对于人的基本关怀。《完美现在时》呈现的，并非对于直播背后各种光怪陆离现象的窥奇，而是对于不同人之处

境带有理解意图的尝试。虽然工作的方法与形式不同，但本质上与她过往从事传统纪录片拍摄时对人的关怀并无二致。在前一部纪录片《又一年》中，朱声仄曾带著摄影机参与了一个平凡的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日常，连续 14 个月，每个月参与这家人 4-6 次的家庭聚餐，每一次就是一颗定镜镜头、一顿饭的时间，最后再挑出其中 13 “顿饭”，透过时间的自然流逝、堆叠出这家人的关系变化。

如此宁静而陪伴式的拍摄／观看，某种程度亦是朱声仄在《完美现在时》中面对直播题材的姿态。因著直播这媒介的独特性质——即时、同步，所以当直播开始的时候，在萤幕另一端的观者也势必同时展开观看，“我总是存在很焦虑的状态。因为直播不是 found footage，它不是一个可以事后在网路上搜寻到的档案画面，它是即时发生的，没了就没了，所以我总是怕错过什么有意思的人和事。”

“我特别喜欢她的性格，大部分的主播都会讨好观众，这样才能收到礼物才会被订阅、分享，但她不是，她说话很直白，毫不掩饰自己。”

回想起这段长达十个月密集“拍摄”（录制）直播的过程，朱声仄形容这是个“特别累的活儿”，而且需要耐心——对她与主播们都是；直播往往一播就是好几个小时，而她也跟著在萤幕前看了这么久，总共录下了 800 多小时的素材。“我只要在家里就会录，一台电脑一直录，还录坏了一台电脑，硬碟烧掉！还好有备份，没有损失太严重。”听起来是相当惊险的过程，但朱声仄依然面带笑容语气轻快地描述著；看著，录著，她甚至归纳出某种节奏，“有的人只在晚上播，有的人是上班的时间直播。时差某种程度还满帮我的，我白天要做自己的事情，可能从下午、晚上就一直看直播，一直看到半夜。”现居美国芝加哥的朱声仄和中国有著 14 小时的时差，就连时差在她眼中也成了某种正向的意义。“我也曾几想过要找助理协助，但是想想没办法，就算找助理协助，但我还是得要把那些直播都看过才行，不然也不知道哪些片段要用，哪些不用。”

主播们表演的“真实”？

拥有新闻摄影训练背景的朱声仄，对于纪实影像能如何记录“真实”、反映“真实”与“客观”始终很感兴趣，也持续透过创作过程，来探究创作者和外界的关系。“对我而言，如果是拍东

西的话，其实很难做到完全的真实、客观，因为当你拿起相机时，你镜头的选择、焦段的选择、焦点的选择，其实就反映了主观的选择了。我感兴趣的是：真实（reality），以及如何视觉性再现真实（visual representation）两者的关系。”

如果说摄影镜头像是两面刃，一方面能够揭露真实，一方面又会让人的行为在其之前产生任何“展演”性质，那在《又一年》中朱声仄的解决办法便是透过摄影机（拍摄者）的长时间在场（长镜头），让被摄者慢慢习惯，甚而忽略他们的存在，试图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得以在摄影机（拍摄者）前自然浮现。

“直播，每一个人都在表演，但有些表演的目的性太强，我看不到这个人，我只看得到他的表演。有些人在表演的同时，呈现自己想被呈现的样子，能流露很多真实的情感。”

这种借由长镜头的方式来接近“真实”，某种程度和直播的长镜头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直播本质上带有展演的性质，朱声仄也不讳言表示：“直播，每一个人都在表演，包括我影片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表演，但有些表演的目的性太强，我看不到这个人，我只看得到他的表演；有些人在表演的同时，或呈现自己想被呈现的样子的時候，他能流露很多真实的情感，这种比较吸引我。”而这种“潜藏”在主播身上的“真实性”，也是朱声仄之所以必须经过如此长时间的观看（直播）与等待，才得以从大量的素材中提炼出来的。

直播这媒介，对朱声仄而言另一个有趣的特点在于：摄影机是掌握在被摄者身上的，直播主播既是拍摄者也是被摄者，他们掌握何时开关机、镜头要怎么摆。“我持续探问著我作为一位创作者、作为一位专业摄影师，还能怎么用其他什么样的方式去记录‘真实’，或说那些人物真实的生活状态。”这几乎延续著朱声仄在其第一部作品《虚焦》所做的尝试——当时她举办摄影工作坊，把摄影机交给了一群孩子，让孩子们去拍，将导演的拍摄权让渡出来。“（被摄者）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他们决定要拍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因为看了太多作品都是创作者决定要拍什么，都是创作者的视角，而这部片有我的视角，也有他们的视角，是两边不同视角的反映。”

直播就是长镜头

当然她也高度意识到，最终影片呈现出来的画面仍是经过导演的选择，“但我总想透过他人的角度来看这世界。”朱声仄说道，“所以长镜头对我而言，就是我以我的想法、我的意图，挑选了一个景，选择这个边框、这个构图以后，我把选择权交给了我的人物，让他们去做自己的事情。随著时间的流逝，他们可以把自已的状态表现出来。我也不是对故事感兴趣，我可能对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比较感兴趣。所以才会用这样的时长（duration）去展现，得需要用这么多的时间，才能融入他们的生活中。”

在《完美现在时》中，朱声仄也保留了直播这种长镜头的特性，“其实主播每天就是拍一个超级长的镜头，可能连拍个七、八小时，那他的观众们、铁粉们，也跟著看这么久。.....我影片中的主播有几位是残疾人物，是很特殊的群体，看到他们的第一眼肯定是带有奇观、猎奇的色彩，包括我自己，我不否认，但我尽可能在剪接的过程中，还原他们的状态，不做过多的干扰或预设角度，我不想用这些画面说一个很戏剧性的冲突，我想让他们尽可能地、自我地表达自己。”

无论是交出“摄影机”或是透过长镜头的方式，朱声仄总是不断挑战传统电影创作过程中，拍摄者和被摄者之间的关系，并摸索著真实与再现真实的样貌；在《完美现在时》中更试图模糊所谓虚拟的网路空间与真实世界的边界。若我们同意在纪录片领域中，要“客观还原真实”几乎是不存在的事情，如何“再现真实”才有探讨的可能，那么拍摄者和被摄者的关系就会是很关键的课题，而这关系也会很大程度决定影片的样子。

做直播的人都是积极的

“直播可以作为自身突破现实生活中社会阶级、地理位置、社会角色等各种限制的方式，无论是在摄影镜头前直播的主播们，亦或是在萤幕前观看的人们，皆能从虚拟的网路空间获得真实的情感连结。”

就此而言，在《完美现在时》中朱声仄和主播们的关系就很特别，“因为我没有跟被摄者们面对面交流，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可说是处在虚拟的状态下，但这个虚拟的东西，你说它是不是真实的？我觉得是真实的，只是它在虚拟的空间下存在。我花那么多时间观看他们，虽然我在芝加哥看，他们在中国，但这距离并不影响，反而让我觉得跟他们特别亲

近，我觉得心理上跟他们很近，因为让我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可以看到来自母国的生活状态，而且是第一线的，是记实的、实质的。所以这让我观看这些直播时，也会产生某些情感，会有实体的记忆，会有所共鸣，而这些情感都是真实存在的。”

此外，直播本身的互动性，也让网路的虚拟空间与真实生活的关系相形复杂，主播清楚地知道在某个地方的萤幕前，有人正看著他的一举一动，透过礼物打赏、按赞，不仅传递出情感上的信息，也具备实质的经济效益；而朱声仄在《完美现在时》中亦透过主要人物们，呈现出直播可以作为自身突破现实生活中社会阶级、地理位置、社会角色等各种限制的方式，无论是在摄影镜头前直播的主播们，亦或是在萤幕前观看的人们，两者皆能从虚拟的网路空间获得真实的情感连结。

《完美现在时》的影片调性透出一股正向、怀抱希望的气息，或许部分与中国当局对直播平台的监控越来越严密有关，朱声仄不讳言地提到，像是任何裸露、变装、抽烟、自残的画面都不能在直播中出现，这规范持续浮动，没有人能肯定今天能出现的东西在明天能否出现。但影片的调性也更多地反映出朱声仄理解片中人物的态度：“他们的生存状态是积极的，不然也不会做直播。许多处在类似处境的人，可能没有勇气直播，可能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生活中，特别孤独、特别困扰。他们性格比较乐观或至少想尝试变得乐观，不然怎么会愿意与人分享？”

面前这位对电影与人充满深刻思索与关怀的创作者说著，年轻的眼神散发著炯炯的光芒，“我觉得作为创作者，特别是纪录片，你一定是和外部世界有某种化学反应，那个化学反应本身才是最美妙的，才是影片的核心。而不是‘客观’去记录东西，那对我而言是没意思的。”人的生存状态与直播这一当代媒介激荡出来的关系，从中闪现的某种乐观、正向、愿意倾诉的气质，透过虚拟的网络空间打破现实社会的实体藩篱，此一不屈不挠的特质与关怀在《完美现在时》中不时透现。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一个欧阳娜娜事件，两种“台独”？
2. 江苏响水化工园区爆炸，78人死亡
3. 在化工脱贫的路上，响水人经历过爆炸、泄漏和“大逃亡”
4. 揭仲：国军自制潜舰服役后，对两岸战力对比带来什么影响？
5. 响水爆炸七天后，被遗忘的村庄和求见亡夫遗体的妻子
6. 早报：大陆劳工维权人士危志立被抓后下落不明，妻子郑楚然寻夫遭删号删帖
7. 在韩国寻求政治庇护的这一群中国人
8. 独家披露教育部报告：台湾大专“新南向专班”乱象横生
9. 【重温】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10. 最后两个月：台湾同志婚姻合法化，倒数计时

编辑推荐

1. 揭仲：国军自制潜舰服役后，对两岸战力对比带来什么影响？
2. 悼念安妮华达：新浪潮祖母的Instagram生活
3. 影像：游走在Art Basel的色彩森林之间
4. Gris：在崩塌的自我里找回世界的颜色
5. 广州临时剧团可能明天就会消失，他们在摸索中演绎今天的秘密
6. 独家披露教育部报告：台湾大专“新南向专班”乱象横生
7. 响水爆炸七天后，被遗忘的村庄和求见亡夫遗体的妻子
8. “捍卫学术自由”还是“边缘人出局”？荷兰莱顿大学停办孔子学院风波背后

9. 波兰纪行（上）：抱着猫的右翼男人，破碎的和解梦想

10. 波兰纪行（下）：冷战旧伤未愈，老欧洲的梦魇又回来了